

在雨中的上水 吃早餐

程志森



雨水，彷彿通過聽覺，落到意識裡，即使雙眼還未張開，我已知上水被擱在一場滂沱大雨之中。坐在床上，拉開了簾子，看一會兒週日早上的雨。雨聲敲著窗子的玻璃，在房子的空氣裡回盪，「滴滴答答」成了這一天的調子。

一種天氣，一種心情。在大雨中架著傘，細聽隨身聽播放的藍調，走到新城路的「軒記」享用早餐。這裡是早晨賞雨的好地方。「軒記」的空間很小，才容得下七、八張小方桌，方正的空間，一邊是廚房重地，一邊是牆那麼大的鏡子，其餘兩邊是鏡子那麼大的窗。所謂窗，其實是巨型的透明玻璃。我坐到其中一面玻璃下，點了一份普通的早餐「雲菜通」配「火腿」、「太陽蛋」，還有一杯「凍茶少甜」。

「軒記」的玻璃被雨水沖刷，雨水在玻璃上流動，折射的光也在搖晃，玻璃一直在閃爍。通過玻璃，看到街道上的景物都添上了一點矇矓美。街上的行人和汽車都化出多個身影，甚至固定的店舖也在搖晃，馬路彼岸的飯店「九里香」也像海市蜃樓一樣。

小時候這裡並不是賞雨的好地方，也沒有「軒記」的存在。「軒記」其實是一個私人屋苑附屬商場的一所餐廳，這私人屋苑也是近年才出現在這土地上，原址本是一個與「私人」無關的一個菜市場，或曰「石湖墟街市」。小時候的「石湖墟街市」並不像今日的是一棟樓宇，而是由不同的攤檔在平地組合而成。那時候賣魚的、賣菜的、賣肉的都混雜一起，沒分層，也沒標示區域的橫匾，但買的賣的都彷彿有點默契，大約同類的攤檔都走在一起，買菜的也懂得往哪裡走。

從前「石湖墟街市」裡人確實較親密，今日的菜市場不可媲美。今日菜市場裡攤檔之間的通道可真

闊，從前「石湖墟街市」的則不然，巷子很狹窄，而且昏暗。說到底，那兒沒有宏大的天花與吊燈，只有從攤檔延伸到巷子上的簷篷，以及從攤檔而來的燈光，那些都是發霉了的白色光管，還有紅色罩子伴著的黃色燈泡，而這些紅的黃的光線，也成了我對「石湖墟街市」的印象。下雨時候，「街市」更有格調。雨水總是「撲撲」的敲響帳篷，分散人們的注意，然後在簷篷間的空隙掉進小巷中。雨中浙瀝點滴，格外有韻，點滴之間被燈光染了些黃或紅，鋪陳在巷子濕漉漉的地面，那時候的街市就變得璀璨。

儘管回憶裡的「石湖墟街市」那麼詩意，但從前到那裡的人就只是為了買菜，或到那裡的食肆用膳。那時候的食肆結構有點特別，你可說是攤檔，說穿了也只不過是綠色油漆點綴了的鐵盒。一個由鐵板砌成的空間，才數方寸，廚師卻能在那裡控制「熊熊」大叫的火，招架「叮鈴哐噹」的鍋鏟，炮製足以讓攤檔立足「石湖墟街市」的拿手食品。說起來，那裡的環境很特別，無論點菜或聊天，都得用很大的聲音，因為火與鍋鏟同時大作，食客坐的木桌折凳旁，又是車輛行駛的馬路，好不熱鬧。

今日食肆距離馬路遠了，都像「軒記」一樣用門用窗用牆，把空間劃得清楚，對岸「九里香」的排骨飯，已藏進店門那些鐵櫃般的現代化蒸爐裡，不再放進在馬路邊累累而上的竹製蒸籠。

從前的事物已不存在，似乎讓人不習慣；從前不存在的事物，更使人不習慣。吃過早點，賞過回憶般矇矓的雨景，架著傘子踏上歸途。從「軒記」走進雨中，看到自己的腳踏進積水，然後抽出，水花瞬間綻放又隨即消逝，積水裡的上水搖晃變形。心裡不禁想，雨應該還會一直下。